



■凡人琐记

粘知了的老人

◎张潜

■联韵沁芳

文联万家 艺润芝罘

对联教育与语文教学的关系
(四)

本期我们来探讨对联教育与语文教学中的作文教学的关系。

三、对联教育与作文——对联可看作一篇短小的文章，欣赏和创作对联，可以有效地提高写作能力。

(一)创作对联的过程，体现读书之多及语言积累之丰富，因此，创作活动可调动读书的积极性，为写文章打好基础。

要写好对联，需要大量阅读作为基础。阅读量如水，只有丰富到一定程度，才能承载起思想之舟，才能成就优秀的作品。我们创作时常感到“找不到词”，或是找到词语之后发现平仄不合要求，这是语汇量不足所致。此时，我们会感到读书积累之重要，有了这种需求，阅读积极性自然提高。大量阅读，可以扩展眼界，积累词句，学习巧妙的手法，汲取深邃的思想，从而不断提高语文素养，为学生写好考场作文创造良好的条件。

(二)欣赏和创作对联，有助于提高语言水平。

前面论述对联教育对鉴赏的作用时，已阐述过：欣赏对联可以积累词语、典故、手法。这一点，无疑对提高写作水平是有益的。同时，欣赏和创作对联，不仅可以调动起脑海中的词汇，而且可提高遣词造句能力，有助于提高语言水平。

对联创作需要很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。选择“最恰当”的那个字或是那种手法，是需要一番功夫的。妙选一字，即可点铁成金，使全句熠熠生辉。试举我们在对联教育中的遇到的一例。

出句：雨润千山翠；
对句：风吹万木青。

用词方面，“吹”字相对比较平。经过推敲，“吹”字被改为“梳”。“梳”字相对而言，更加富有动感，将春风拟人化，让人联想到：树木柔长的枝条犹如秀发一般，风多情地为之理顺，那动作何其细腻，那“梳子”何其温暖，梳过之处，新芽萌发，嫩节暗动，一片如烟的新绿生出。之后，又改为“扶”字，理由是：“扶”字也很富有情感，风善解人意，如一位温厚的母亲，扶持着树木生长，向枝叶灌注着希望，欣喜地看着它们抽枝拔节。

如此锤炼词句、运用手法日久，在写作文时，也会很自然地运用恰当的手法，关注遣词造句，并着意推敲。事实证明，善于写对联的学生，往往写作文也很有感染力。高考优秀作文中，多有锤炼词语成功或运用手法使语言熠熠生辉的范例。

要让作文的语言水平提升，经常欣赏和创作对联，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。

上期征联继续，请以“白露”(节气)为题，自撰联。

稿件请寄至zfgyljxh@126.com，截止时间：9月9日。

欢迎赐稿！

芝罘区楹联家协会供稿

夏日的一天，雨霁天晴，空气清爽，按照惯例我再次来到家附近充满诗情画意的南山公园人工湖畔。

刚走进湖南岸的绿柳林荫下，一位身材瘦削的70岁左右粘知了的老人吸引了我的目光。他手握长杆，长杆顶端缠绕一团两只小手一样的绿色粘状物品，正在哇哇响彻一片的知了鸣叫声中高举长杆粘知了。巧合的是，不久前我刚看过烟台市女作家邵明娟老师发表的一篇散文《杨柳依依》，一篇1400多字的文章刻划五个人物：大爷爷、三爷爷、响亮、清奇、“反面典型”，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让读者亲临其境。其中就有一句关于村民夏日柳树下粘知了的描述，更增加我对粘知了的好奇感。虽然我祖籍莱州，但我在东北出生、东北长大，受地理环境所限，在我们东北老家那里，几乎见不到也听不到夏日蝉的身影和鸣叫。每到夏季，白天看蜻蜓、听蝈蝈，晚上听蛐蛐和沙沙虫的叫声，是我当时的最大眼福和耳福。1996年秋季我调入美丽的海滨城市烟台工作和定居后，开始和蝉有了不解之缘。据有关资料介绍：蝉，俗称知了，是一种卵生动物。它的一生需要经过受精卵、幼虫、成虫三个阶段。进入夏天，早年产下的受精卵会孵化成幼虫，钻入土壤中，以植物根茎的汁液为食。历经四、五年时间幼虫成熟后，爬到地面，脱去自己金灿灿的外壳，羽化为长有双翼的成虫，雄性金蝉开始“一展歌喉”，用的就是腹部的鼓膜震动，目的则是吸引异性，赶紧繁殖。雌性没有鼓膜，因此，雌性金蝉不会叫。

在我国的很多地方，都有捉蝉、拾蝉、吃蝉的习惯，食用方法为煎炸：将蝉洗净放入碗中，倒入适量盐，浸泡半天左右取出。在锅中倒入适量食物油，烧开后放入蝉，等炸到两面金黄即可食用，具有补充营养、解热定惊等作用。

自古以来，就有很多咏蝉的诗句，如初唐名臣虞

世南的一首咏物诗《蝉》：

“垂缕饮清露，流响出疏桐。居高声自远，非是藉秋风。”意思是：蝉垂下像帽缨一样的触角吸吮着清澈甘甜的露水，声音从挺拔疏朗的梧桐树枝间传出。蝉声远传是因为蝉居在高树上，而不是依靠秋风。这首诗咏物中尤多寄托，具有浓郁的象征性。句句写的是蝉的形体、习性和声音，而句句又暗示着诗人高洁清远的品行志趣，物我互释，咏物的深层意义是咏人。

出于对粘知了老人的好奇和敬慕，我和他闲聊起来，老人说他早晨7点来到这里粘知了，1个多小时他已经粘了50多只了。他顺手打开装有知了的塑料袋让我看，告诉我知了的油炸方法。随着交谈的深入，老人家告诉我说：他是莱阳农村人，现居住烟台，今年70多岁了，生活很幸福。他有四个孩子，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。两个大学毕业，两个大专毕业，都在烟台市工作，且成了家，都有属于自己的楼房，他现在是几孙满堂。他还说，他对农村的土地很有感情，现在老家还有7亩地，每年种着花生和玉米。听了他的介绍，我愈加对他敬佩不已，赞美他虽身在农村，却能把四个儿女都供到大学，并各自有了自己理想的工作，都定居美丽的烟台市，以及他对农村土地那份眷恋之情。他说自己过去由于种种原因，没有很好地学习，未能考入高校，但他一定不惜一切代价把四个孩子培养好，让她(他)们都进入大学学习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

看着老人家端坐在柳树下的石台上，双手捻着一支纸质农家旱烟，吧嗒吧嗒抽着，一缕缕白色烟雾从口中吐出……我的思绪和视线离开了他那黝黑的脸庞，飘向了远方——老人家不就像金蝉一样，蛰伏于农村土地，历经数载，把四个儿女都送进了高等学府，而破茧成蝶吗……

■诗歌鉴赏

仰望自己

◎杨晓奕

仰望自己的山河
和身体里的群星
布满野蔷薇的桂冠
在甜蜜的荆棘里
看鸽子飞过晨曦
我永爱自己角斗的每处疤痕
跌破膝盖的流血
我越来越像夕阳的宫殿
大理石的雕像
摧毁源于一双眼睛的注视
我仅接受海献给我的一束白百合
由蓝色作为塑封
鲸落是一滴眼泪
而我大过任何一个海兽的鳞片

喜爱大海的鹅卵石

◎于大卫

海岛的潮印的弧线上
集结一片鹅卵石
喜迎着海浪
斑斓着光亮

它们全无棱角
随着潮水波浪的节奏
欢愉地发出哗啦啦的乐曲声

躬身捧起任何一个
让我肃然起敬
它们全是坚硬的实体

初秋

◎谢书梅

雁鸣 把天空推向高远
翅膀下 海里的浪花立身
吐纳微凉
有时 也用海市蜃楼重塑乡愁
孵化炊烟 稻浪

荷花贴身秋水
撑一柄碧油伞 牵回故乡和雨巷
幽深 犹平少年故事
目光牵回的
是一扇轻轻关闭的雕花老窗

泥土归向沉默
村庄 拾出谷仓
墙角的犁铧 握住锈痕
与丰稔一起
抵达金黄

错过

◎谭乔耕

天空的乌云
比往日厚了一些
街旁的树枝
无力地在风中摆动
脚下的路
比往日软了一些
十字路口的人群
比往日多了一些
走过路口
前方的路
比往日长了又长

■生活偶拾

美好的童年记忆

◎张凤英

有人说，人生中最珍贵的是有一个快乐的童年，它可以疗愈一辈子的种种磨难，我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童年。仔细想来，许多珍贵的童年记忆都和蒲扇、蒲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至今常常梦见奶奶，手中总是摇着一把蒲扇。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家里没有电扇，更没有空调，在那些炎热夏季的夜晚，我和爷爷奶奶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里纳凉，我躺在院子里的竹床上，奶奶坐在我身边，她拿一把蒲扇轻轻地摇着，一会儿为我驱赶蚊虫；一会儿为我送来凉风。爷爷坐在对面，手里拿着烟袋锅，朦胧的月光下，烟袋锅发出忽明忽暗微弱的光，爷爷慢条斯理地给我们讲着那些古老的故事。这个场景多年来一直重复出现在我梦中，每当我职场上累了、倦了，我的大脑就会防御性地选择这个场景，给我紧张的神经慢慢地按摩。

蒲扇是我童年时代最常见的东西，也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。我们家里，爷爷、奶奶、三叔和我都有自己专属的蒲扇。爷爷的蒲扇上有奶奶为他缝制的蓝色粗布的包边，围着蒲扇外边的一圈，那是为了蒲扇结实耐用，也是一种装饰，集美观和实用为一体，可见农村百姓的生活智慧。奶奶的蒲扇上包的是白粗布镶边，它和奶奶一样干净利索。而我的蒲扇上是碎花小细布的包边。三叔的蒲扇最好看，蒲扇上的包边是大红底色的花布，还有一串红色的塑料绳流苏。那是他心爱的女人送给他的定情物，三叔从来不舍得使用它，只是收藏在自己的卧室里。他的卧室除了书籍以外，还有账本什么的，从来不让我随便进去乱翻。我也很懂事，一般不去他的卧室。

那时候，蒲扇的作用很多，由于它扇风风力比较大，结实耐用，经常成为农家生活的必需品，出现在灶间、炕头上、书桌旁边、葡萄架下面、磨道里和房顶上。

灶间主要是点火做饭的时候，用它助燃。炭火盆旁边也要有一把助燃的蒲扇。炕头上是睡觉的时候用来打蚊子用的。葡萄架底下拉呱，手里也离不开蒲

扇。回想起童年时代，多少个夜晚，奶奶手持着蒲扇给我送来凉爽的风。奶奶不知从哪里学来几首唐诗，她会低声吟诵给我听，这样我就会安静地进入梦乡。

三叔是生产队的会计，他在方桌上记账的时候，蚊子经常过来捣乱，三叔就用蒲扇拍打那些可恶的蚊子们，蚊子就咬不到三叔的腿了，有时候，三叔打不到蚊子，就啪啪啪地打自己的腿肚子。我说：“三叔，你不害怕疼吗？这样盲目乱打，只能打到自己的腿。”三叔笑了，拿着蒲扇来打我，我赶紧逃跑了。

在我的农家小院里，还有一件常见的东西，那就是蒲团。我家的蒲团是用玉米皮编制的，玉米皮的颜色是那种柔和的乳白色，高高低低的蒲团放在院子里就好像水塘里的浮萍，甚是美观。我们家吃饭的时候，在院子里放一个低矮的小桌子，四周放上蒲团，我们就坐在蒲团上吃饭。我的个子比较小，坐在蒲团上够不着饭桌，只好跪在蒲团上。

奶奶在灶火间做饭的时候，屁股底下坐着蒲团，手里握住风箱的手柄，一推一拉之间，灶膛里那橘红色的火苗就像狗的舌头一样一伸一缩地舔着锅底。我喜欢帮助奶奶往灶膛里面放柴草，坐在小小的蒲团上，一把一把地往灶膛里添柴草，手里拉着风箱，嘴里唱着儿歌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到这里，我问燕子为啥来，燕子说，这里的春天最美丽……”

三叔吹笛子的时候也是跪在蒲团上，他感觉那样就好似在牛背上一样。三叔小时候总是放牛，他经常在牛背上吹笛子，他的笛子声别有一番风味，使得我浮想联翩。

去年我回到故乡，看见农家小院子里摆放的蒲团，就不由自主地坐上去，这时候满天的星星出来了，我仰望星空耳边响起爷爷讲故事的声音，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这样的夜晚令人心醉，我多么希望退休以后回故乡生活，回味一下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梦幻般的童年……

本版面继续向广大市民征集散文稿件，稿件请发到邮箱jrzfswzj@126.com，欢迎各位来稿！